



美冠
经·典·书·系

昆虫记

外国经典名著

原著「法」法布尔

Runchongji

{经典彩绘本}

JingDianCaiHuiBen



美冠经典书系

品读名著，启迪心灵。一本好书，一曲渗入生命的华彩乐章。

严谨的探索，展示科学的精深博大；
诗意的文字，解说生命的美妙神奇。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美冠经典书系

值得研究的对象实在太多了——香树上的黄莺，柏树林中的翠鸟，房檐屋瓦下的麻雀，梧桐梢头的金丝雀，还有每晚都前来演奏的鸚鵡。房前有一大片池塘，常有

外国经典名著

昆虫记

原著〔法〕法布尔

kunchongji

经典彩绘本

JingDianCaiHuiBen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美冠经典书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 (Fabre, J.H.) 原著; 段惠贤, 宋春淑译.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1.6

(美冠经典书系)

ISBN 978-7-5477-0209-3

I. ①昆… II. ①法… ②段… ③宋… III. ①昆虫学—青年读物
②昆虫学—少年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1016号

昆 * 虫 * 记

总策划	安洪民
原著	[法] 法布尔
翻译	段惠贤 宋春淑
绘画	刘 洋
责任编辑	宛振文 刘冰远
项目编辑	弦 子 魏 健
美术编辑	刘 璐
封面设计	王 娟

出版	同心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
邮编	100010
发行电话	(010)88356858 88356856
总编室	(010)65252135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30千字
定价	28.00元

总 序

Preamble

让经典伴随我们的精神远行

人在路上。

人的一生永远在不断远行，自摇篮起步，从故乡出发，向着远方，怀抱着心中的目标……

徒步行走，策马行走，乘舟行走，驾车行走，坐机行走……这是行动着的行走，身的行走。

人的一生还有另一种行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精神的行走，心的行走。

远行的背囊需要装上精神的食粮，这就是书。有的书是陪伴我们一时的，而有的书则可以陪伴我们一生。陪伴我们一时的书，通常有很强的应用性、功利性、时效性。这些书当然有用，它们能及时为我们释疑解难，帮我们脑筋急转弯，或许还能增加考分。

那么，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又是些什么书呢？这些书或许没有很强的应用性、针对性，看上去也不时尚，但它们却是可以终生受用，可以一直矗立在书架里，置放在案头上。这就是经典。

人类的精神智慧创造了一座座风光无限、气象万千的经典之峰，有哲学的、史学的、理学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当代德国哲学教授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将那些“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如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等的著作奉为经典。那么，文学的经典又是什么呢？

界定文学经典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一种情感性的存在，它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同时对文学的理解又因人而异，与每个人的经历、趣味、修养密切相关。因而人们常说“文无定法，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莱特”。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不存在经典。



文学是精神的、生命的、情感的、境界的、灵魂的，文学影响于人是潜移默化的、潜滋暗长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不是直接的、功利的、立竿见影的。文学影响的是人的气质、禀赋、情商、精气神。中国古人津津乐道的下面这些话，其实都与文学的作用有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文学经典”作过如下表述：“所谓文学经典，就是那些打败了时间的文字、声音、表情，那些影响我们塑造人生，增加底气，从而改变精神高度的东西。”显然，文学经典是可以装进我们远行的背囊，陪伴我们一生的。因为，人的一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时空，都需要增加底气，增加精神的高度，这样的人生才不会在时间的潮汐中虚度遗憾。

同心出版社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的这一套“美冠经典书系”，将中外文学经典汇于一体，立足于少年儿童的阅读接受心理，从选文内容、文字质量、装帧设计、图文配制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功夫，可以说这是一套为新世纪的读者特别是广大少儿读者“量身定做”的文学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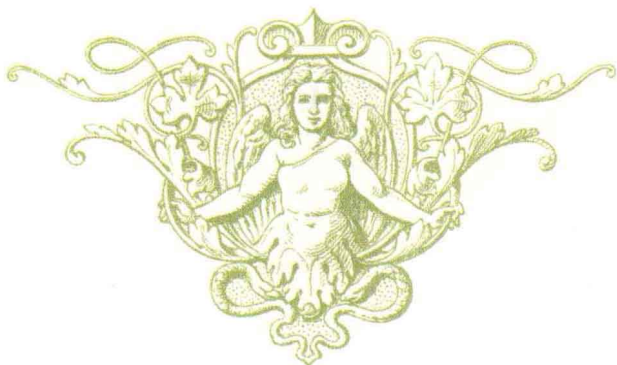
让阅读成为一种理念，让经典伴随我们远行。

背负着智慧的行囊，沐浴着智者的阳光……

王泉根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序言作者：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



前 *Preface* 言

每个人都曾有过童年，有过拨开草叶、寻见昆虫的惊喜，有过对多姿多彩的昆虫世界深深的好奇。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人渐渐淡漠了当初那份心灵的悸动。但是，法国有一位老人却穷其一生与昆虫为伴，乐此不疲，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十卷本的鸿篇巨制，这就是法布尔和他的传世之作《昆虫记》。

如果说法布尔倾注毕生精力来观察和研究“虫子”是一个奇迹，那么，他满怀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来为自然界中看似微不足道的“虫子”著述，就更难能可贵了。他这部关于“虫子”的巨著，被看成是法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曾被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推荐为最有影响力的书，同时被誉为“永远解读不尽的书”、“值得传给下一代的书”。它既是一部严谨的科普著作，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被人们称为“昆虫世界永恒的史诗”。

《昆虫记》共十卷，长达二三百万字。在这部书中，作者摒弃了传统的解剖分类方法，取而代之在野外环境中观察昆虫的自然生存状态，或者将昆虫带回家中亲自培养，从而细致、生动地记录下这些小生命的体貌特征、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蜕变、繁衍和死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复的比较和思考，最终形成了这部内容翔实的巨著。正如法布尔自己所说：“你们是剖开昆虫的肚子，我却是研究



它们的活体；你们把昆虫当做令人恐惧或怜悯的东西，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在撕、拉、切、剁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却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惟其如此，《昆虫记》生动自然，洋溢着生命的情趣和活力。

《昆虫记》问世以后，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了汉译本，当时便引发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到90年代末，我国又掀起了“法布尔热”，各种摘译本、缩编本、改写本层出不穷。综观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多数版本，或浅近通俗，删改过度，或晦涩冗长，过分忠实于原著，适合研究者或感兴趣的成年人阅读，而真正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寥寥无几。为此，我们从青少年的兴趣爱好和理解水平出发，重新编译了这本《昆虫记》。

本书主要侧重从两个方面选译：一是选取那些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昆虫，这样可以和我们平日的观察交互印证，更具情趣；二是选取那些文学性、可读性较强的片断，这样更容易激发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将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昆虫记》原著的各个章节之间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节选本不会妨碍读者的理解，同时还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原著的风格。

本书分为十四章，第一章“荒石园”介绍了昆虫们栖居的自然环境和作者的天然实验室。以下十三章按昆虫的种类编排，着重介绍了蜂、金龟子、蝉、螳螂、蟋蟀、蜘蛛、蝎子等，每种昆虫之下或按昆虫小类编排，或按其不同生活习性记述。总之，本书力求在忠实原著的整体风貌和表达特色的基础之上，从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出发，让广大青少年读者利用有限的阅读时间和精力，以轻松愉悦的心情充分享受名著带给我们的精神滋养。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荒石园

001

第二章 蜂

006

蜾蠃

006

泥蜂

011

舍腰蜂

015

捕蝇蜂

018

矿蜂

021

赤条蜂

025

采棉蜂

029

樵叶蜂

031

黄蜂

033

第三章 金龟子

045

滚动的圆球

045

梨形育儿室

051

高明的造型术

053

第四章 蝉

055

为蝉正名

055

钻出地洞

058

蝉的蜕变

064

蝉的音乐

068

蝉的产卵

070

蝉的孵化

072

第五章 螳螂

074

恐怖的祈祷者

074

残忍的情人

078

高明的建筑师

081

新生命的诞生

085

第六章 父爱的模范

——西绪福斯

089

第七章 田间蟋蟀

094

乡间城堡

094

产卵孵化

099



歌声和爱情	102
意大利蟋蟀	106

第八章 松毛虫 110

松毛虫的社会生活	110
松毛虫的队列	114
小小气象员	122
松蛾	124

第九章 大孔雀蝶的晚会 126

第十章 小条纹蝶 130

第十一章 蜘蛛 137

普通舞蛛	138
黑腹舞蛛	144
彩色条纹圆网蛛	145
蟹蛛	153

迷宫蜘蛛	156
克罗素蛛	163

第十二章 朗格多克蝎 172

朗格多克蝎的外貌	172
朗格多克蝎的住所	177
朗格多克蝎的食谱	184
朗格多克蝎的毒液	193
朗格多克蝎的恋爱	206
朗格多克蝎的婚配	219
朗格多克蝎的子女	226

第十三章 红蚂蚁 234

第十四章 萤火虫 240

细巧的麻醉针	240
多用“蔷薇花”	244
不熄的灯盏	245

第一章 荒石园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野外建一个自己的实验室。那是一个四周围起来的不太大的地方，偏僻、荒凉、被太阳炙烤着、长满了荆棘和野草，却是黄蜂等昆虫的美好家园。在那里没有烦扰，我可以专心致志地与昆虫朋友们对话，提问和回答都是通过“实验”这种独特的语言来进行；在那里，我无须长途跋涉，无须伤心分神，我可以从容地安排自己的计划，设下缜密的“圈套”，等待观察的结果。是的，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梦想，但当我每天还要为面包操心的时候，这些只能是缥缈的云烟。

四十年后，经过不懈的奋斗，我终于拥有了这样一座实验室。回顾过去的岁月，除去失去的东西，我毫无遗憾，也无所谓内疚。当然，我也根本不希望什么。体验了形形色色的世态炎凉，心已支离破碎。人有时会自问：“如果仅仅是为了活命，如此辛苦是不

是值得？”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我的周围满目废墟，但见一截断壁岿然挺立，就如同我挚爱真理和科学的信念。哦，昆虫们，这些自然界的能工巧匠！我现在可否为你们的历史追加几页真实的文字？体力是否会给毅力拆台？既然有这样的忧虑，我为什么还将你们搁置这么久？这一点，已经遭到了一些朋友的指责。请你们去转告我的那些朋友，不是我健忘，也不是我怠惰，我一直惦记着你们，我深信节腹泥蜂的密洞里，一定有很有趣的秘密还没有揭示，我深信洞泥蜂的猎食一定有新奇的细节。可是我时间有限，孤立无援，又时时为养家糊口而奔波：人要高谈阔论，也必须先能活命。你们这样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谅解我。

还有人指责我的表述不够严谨，其实，只是我的文章没有干巴巴的学院气罢了。在他们看来，一篇文字如果不晦涩难懂，就不能保持表达真理的功能。长蜚针和披鞘翅的昆虫们，请你们过来为我辩护，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之间共同生活的亲密感情；告诉他们，我观察时付出的极大耐心；告诉他们，我记录时的严谨细致。不错，我的文稿没有满篇空洞的程式，也没有故作高深的胡言乱语，我只是准确地记录观察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也不忽略。

我亲爱的虫子们，如果你们说服不了那些狂妄的人，就让我来告诉他们：“你们为了研究，剖开虫子的肚子，我却观察它们的活体；你们让虫子变得令人恐惧，我却让它们变得可爱；你们在撕、拉、切、剁的车间操作，我却在蓝天之下伴着蝉鸣工作；你们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的试剂之中，我却在生命活动中探究本能；你们关注的是死亡，我观察的是生命。我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立场：自然史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辉煌事业，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变得面目可憎。的的确确，我的文章

是写给学者们看的，但更是写给青年人看的。我想让他们热爱而不是憎恨自然史，这也正是我始终坚持真实、一丝不苟，不去拜读你们那类科学华章的原因。”

但是，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不是这件事，我要给大家说一说这块即将成为昆虫学实验室的土地。这一小块地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当地人把这种地叫作“阿尔玛斯”，意思是只生长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生荒地。我的这块生荒地在碎石间夹杂了少许的红壤，据说，过去这里还曾种过葡萄，但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地上只生长着百里香、熏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

后来，这里长满了荆蓟等菊科类植物。放眼望去，在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中，一种西班牙牡荊植物高高地矗立着，它的形状像枝状大烛台，枝头开满了火焰般橙红色的大瓣花，浑身长满尖刺。伊利里亚棉蓟还要高它一头，直直地耸立着，梢头顶着带小刺的紫色绒球。当然，这里还分布着庞大的蓟类植物家族，它们有的浑身长着棘刺，令采摘者不知如何下手；有的在叶脉的末端形成梭镖般的硬尖儿；有的缩成一团，表面布满针刺。在各种植物的空隙之处，爬满了穗形的蔓生荆棘，秧条上长满了毛刺。如果你要观察在这多刺的花丛中采蜜的蜂类，一定要穿上高筒长靴，否则，你就要为你的粗心付出代价。

这就是我的荒石园，我用四十年的奋斗换来的一片乐园。它是膜翅昆虫的天堂，那长势旺盛的荆蓟和矢车菊把各种职业的蜂吸引到了我的眼前，我从未在一个地点看到过如此众多的蜂类。它们有的是善捕野味的猎手，有的是垒土造巢的泥瓦匠，有的是梳理绒絮的纺织工，有的是善裁花叶的切叶者，有的是以碎纸为材料的建筑工，有的是搅和黏土的抹工，还有钻木的木工、挖隧道的矿工……

瞧这只黄斑蜂，它在矢车菊的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刮

出一个小绒球，骄傲地衔在腭间，准备在地下用叶梗绒来包裹自己的蜜和卵。那群切叶蜂正在忙忙碌碌地采花蜜，它们肚子下面长着黑色、白色、火红色的彩粉刷。一会儿，它们还要飞到灌木丛中，去切割一些圆形的叶片来包裹它们的收获品。石泥蜂穿着黑天鹅绒般的制服，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明壁泥蜂上下翻飞，左冲右突，它们的家就在附近的墙壁上，或朝阳物体的坡面上。暗壁泥蜂有的在蜗牛的壳内筑巢，有的在芦苇的沟道里安家，有的则借住在石泥蜂的空隧道中。这里的蜂类品种实在繁多，有大头蜂、丽纹蜂、毛足蜂……如果一直数下去，大概会把蜂类家族全都检阅一遍。

泥瓦匠在我的荒石园中遗弃了不少废料，园内到处堆积着沙子和石块。很快，这些建筑材料就被各种住户霸占了。石泥蜂把石头缝当做卧室。凶悍的蜥蜴挑选了一个洞穴，伏在那里等待路过的蜥螂。白袍黑翅的鹁鸪鸟，站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吟唱单调的歌曲，石堆里面有它的窝，那里藏着天蓝色的小蛋。如今，鹁鸪鸟已经不在，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它们是很可爱的邻居，至于蜥蜴的离开，我没有丝毫的惋惜。

沙土堆里还隐藏着另一类居民：掘洞的腹泥蜂和各种捕猎蜂。遗憾的是这些昆虫后来被泥瓦匠们赶走了，但有一种居无定所的土蜂没有走开，它们在田园小径和柔软的草坪上飞来飞去，寻觅毛毛虫。各种蛛蜂也留了下来，它们在空中机敏地飞行，左右巡视，随时准备捕猎蜘蛛。有一种巨型蜘蛛，眼睛闪闪发光，令人毛骨悚然，但蛛蜂也会冒险一试。盛夏的午后，蚂蚁冒着酷暑，排着长队，从营房中走来；一群小土蜂懒洋洋地飞动着，忽然一头扎进草堆，去捕猎金龟子的幼虫。

值得研究的对象实在太多了——丁香树上的黄莺，柏树林中的翠鸟，房檐屋瓦下的麻雀，梧桐梢头的金丝雀，还有每晚都前来

演奏的鸛鹑。房前有一大片池塘，常有蟾蜍情侣相约来泡澡，而成群的青蛙，则在每天晚上演奏震耳欲聋的交响乐。

有些昆虫无法无天，它们竟然占领了我的房宅。扎着白腰带的土蜂把窝建到了我的门槛上，每次进出房门我都得加倍小心，以免摧毁它的家园，踩上辛勤劳作的“矿工”。石泥蜂把土巢建在屋内墙壁上，窗框上现成的小洞成了它来往的门户。还有少数几只石泥蜂，在百叶窗的边线上建起了自己的巢穴。每到午饭时候，黄蜂就会翩然来访，尝一尝我餐桌上的葡萄是否熟透了。

当然，我的荒石园中的成员不止这些，这里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在这里，我可以兴致盎然地与它们交谈。我的新、老朋友们可以聚在这里猎食、采蜜、筑巢。即使我要改变观察的地点，几百步之外就是大山，不需要长途跋涉。正是认准了这些，我才逃离城市，躲进村庄，干起了给萝卜除草、给莴苣浇水的营生。

人们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在海边建立实验室，来解剖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的海洋小动物；人们不惜工本，购置精密仪器，雇佣捕捞人员，建造水族馆，为的是了解环节动物的卵块是如何分裂的。这些对我们到底有多大意义呢？而陆地上这些被人们不屑一顾的小虫子，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座昆虫学的实验室，一座研究活昆虫的实验室，这座实验室以探究这个小世界中的本能、风俗、生活方式、劳作、斗争、繁衍等情况为目的。当今的研究时尚还停留在关注深海软体动物和植形动物上，而对踩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却漠然视之。在等待人们改变研究时尚之际，我建立了我的荒石园实验室，这座实验室不花纳税人一分钱。

蜂的种类繁多，大约有一百多种，如：蜜蜂、黄蜂、胡蜂、泥蜂、砂泥蜂、大头泥蜂、黄斑蜂等。我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蜂中选取几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大家共同分享蜂世界里的奥秘。

第二章 蜂

一 蜾蠃

蜾蠃,又名细腰蜂,因为身材细长而得名。它和普通黄蜂一样,身上有着黑黄相间的美丽花纹,在休息的时候它会把翅膀纵向叠成两折,而不像一般昆虫那样平贴在身体的两侧。蜾蠃的肚子鼓鼓的,如同葫芦一样,却一点儿不妨碍它自由自在地飞行。

我们周围常见的蜾蠃有两种:一种个头儿稍大,将近3厘米长,我们称之为阿蜾蠃;另一种个头儿较小,我们叫它点蜾蠃。它们不但有着相似的形状与颜色,而且都有高超的建筑技能。如果你看到它们,想必也一定会赞叹它们的技艺。下面就让我带领你参观一下它们的杰作,让你先睹为快吧!

虽然蜾蠃与普通黄蜂一样,以捕食毛虫为主,但它们在建造房屋的本领方面却有天壤之别。普通黄蜂的房屋只有一个小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不规则的洞穴。而蜾蠃的巢决不像黄蜂的地洞那

样简陋。它们会先将土弄松，再将其搬走，然后将杂物从中挑出，最后糊在外墙上。不管建在哪里，它们的房屋都是那么漂亮、那么坚固。你甚至会以为建造它的是一个出色的建筑大师，而不是一只蜾蠃。

或许你会好奇，这样的建筑师一般会把自已的房屋建在什么地方呢？阿蜾蠃的祖先来自非洲，因此，它们常常喜欢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方筑巢，比如离地面不高的大圆石上。在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那里的温度高得就像蒸桑拿一样，这也正是阿蜾蠃选择这里的原因。而点蜾蠃则没有那么苛刻，它们可以把自己的家安在墙上、石头上、树枝上，甚至在你家半关的木制百叶窗上都能发现它们的杰作。它们不像那些非洲同类那么怕冷，随便有个支撑物就可以安家，因此不会为了找筑巢的地点而绞尽脑汁。

阿蜾蠃的房屋从外形上看主要有两种。当支撑物是一个水平面时，它的巢就像一个半球状的帽子，头顶则有一个足够宽敞的出口，远远望去如同一个细长的烟囱。当支撑物垂直于水平面时，它的巢还是一个半球状的帽子，只是用来进出的烟囱口开在一边，而且开口朝上。它们首先采集一些干燥坚硬的小碎石，然后用上颚从小石头或公路上刮取少量的干燥黏土，再用唾液将其浸湿，揉成一个规则的泥球，用作灰泥黏合剂。这种灰泥不但可以增加房屋的防潮性，而且可以增加蜂窝在风雨中的坚固性。它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铺设出进出的通道。

在房屋建造材料的选择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那就是要选择非常干燥的材料，因为潮湿的石材和灰土无法吸附蜾蠃的唾液，所以就不会有黏合力，建成的巢穴也极易被摧毁。因此，蜾蠃具有足够的鉴别力来分辨哪些是潮湿的，哪些是干燥的。如果周围没有干燥的泥土，它们经常会飞到很远的大路边去采集干灰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们的房子能在风雨中坚不可摧。

所以，蜾蠃对建材的要求是其他蜂类无法比拟的。它们对碎石的选择和灰土一样，也十分挑剔。使用的碎石粒一般只有胡椒粒那么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它们会挑选那些光滑、半透明的小石英石，并用自己的上颚一块块地测量石块的大小，只有那些尺寸、硬度完全符合要求的石块才能最终入选。

在选好位置和户型后，下面就开始盖房子了。蜾蠃在盖房时，需要先在光滑的岩石表面垒上一圈圆形的灰泥篱笆。在篱笆的灰泥固结以前，它们需将采集到的小石头一半轻轻嵌入圆形的灰泥篱笆，另一半则留在外面作为房屋的外壁。为了使自己的房屋更舒服，它们有时会在内壁抹上一层灰泥，使其更加光滑。就这样，在露出一半石头上再抹一层灰泥，上面再镶一层小石头，如此重复。随着房子框架逐步升高，它们的巢逐渐向中间收拢，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半球形的圆屋。圆屋造好后，蜾蠃会在屋顶上方开个圆孔，用灰泥一直延伸到巢里，来作为日常生活的进出口。当它们在巢里产下卵并给后代预备了充足的食物后，蜾蠃会用一个小石块作塞子来堵住出口，这样就可以帮它们的子女来抵挡严寒和天敌的攻击了。它们真不愧为伟大而细心的建筑师！

在这些建筑大师的作品里，我们时常会欣赏到一定的艺术性。有的蜂巢圆屋顶上会装饰一些十分漂亮的蜗牛壳，甚至有的蜾蠃完全用较小的苹果蜗牛壳来代替碎石，整个蜂巢看起来就像一个精致的贝壳盒子，完全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珍品！除了贝壳外，在它们的屋顶你还会看到光滑闪亮的石英石、色彩斑斓的小蛇皮等，这些都足以证明蜾蠃有着非同一般的艺术鉴赏力。有了这些装饰后，它们的住宅不仅美观，而且更加结实了。这些建筑大师兼艺术家绝不会放过这种显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说完了住，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蜾蠃的食吧。

看蜾蠃的食谱，我们通常会感觉很单调，主要是一些小蝴蝶